

湘语邵阳话中“X得很”的特殊用法及“得很”的演变*

蒋协众 罗昕如

(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长沙, 410081)

摘要:“X 得很”在邵阳方言中使用频率很高,用法多样。除了表示程度高以外,还可表示动作或事件发生的迫切性、必要性和可能性。邵阳方言中,“得很”由跨层结构词汇化为一个语气词,并在演变过程中获得了情态功能,其演变路径大体上符合人类语言里常见的“动力情态>道义情态>认识情态”的语法化模式。

关键词:“得很”;邵阳方言;情态;词汇化;语法化

中图分类号: (字号:楷体小五黑体)

文献标识码: (字号:楷体小五)

0 引言

王国栓、宁彦红(2002)认为,除了江淮官话、西南官话、中原官话新疆南片等地有“X 得很”这种格式以外,属于南方方言的湘方言、粤方言、客家方言和属于北方方言的冀鲁官话、胶辽官话、东北官话、晋语等都没有“X 得很”格式。而《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和《汉语方言地图集》所显示的“X 得很”在汉语方言中的分布范围要广得多,除浙江、福建、广东等少数省份外,几乎全国各地方言都有分布,但其中的“X 得很”仅限于“好得很”之类表示 X 的程度高的用法。

“X 得很”在属于湘方言娄邵片的邵阳方言中^①使用频率很高,用法要复杂得多。请先看下面几个例句:

- (1) 满爹屋里崽考起大学哩,个几天其高兴得很。满爷的儿子考上大学了,这几天他高兴得很。
- (2) 其屋崽爱偷别个咯东西得很。他的儿子很爱偷别人的东西。
- (3) 你快点啲!我要屙尿得很哩!你快一点!我急着要撒尿了!
- (4) 何嘎天天落雨?我屋里咯被要洗得很哩!怎么天天下雨?我家的被子早就该洗了!
- (5) 冇把脚放到被窠外头,唔是冻倒得很!不要把脚放被窝外面,不然会冻着的!
- (6) 慢啲其打你得很,你有和其耍哩。待会儿他会打你的,你别跟他玩了!

以上例句中都有“X 得很”,但其用法和意义存在差别:例 1、2 中的“X 得很”分别表示“高兴”和“爱偷东西”的程度之高;例 3、4 中的“X 得很”虽然也包含有程度意义,但更多的是强调“得很”前面的动词所表示的动作或事件发生的迫切性或必要性,其中例 3 表达了“我想要屙尿”的迫切愿望,例 4 表达说话人认为被子早就有清洗的必要;例 5、6 中的“X 得很”基本上已看不出多少程度意义来,它们表示的只是“冻倒”和“打人”等动

*本文原载《澳门语言学刊》2012 年第 2 期第 70-78 页。本文是作者承担的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湘方言重叠研究”(编号:11YJC740043)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湘语在广西境内的接触与演变研究”(编号:10BYY020)的阶段性成果,并得到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湘方言程度范畴研究”(编号:12YJC740025)的支持。初稿曾在第五届汉语方言语法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海大学/2010 年 11 月)上宣读。在写作和修改过程中,曾先后得到李宗江、李小凡、高晓虹等先生的赐教,一并致谢!如有谬误,概由作者负责。

作或事件发生的某种可能性。前四例中的“得很”与前面的动词、形容词短语构成组合式述补结构,“X 得很”的结构模式是“X|得|很”,“得”与“很”的关系比较松散,中间可以有一个短暂的语音停顿,它们不在同一个句法层次上,只是表层形式上相邻的两个成分的组合,董秀芳(2002:273)、江蓝生(2004)等将类似此种“得很”的结构称之为“跨层结构”、“跨层非短语结构”。后两例中的“X 得很”的结构模式是“X|得很”,“得”与“很”关系紧密,中间不能有任何语音停顿,其“得很”语法性质上更像一个虚词。

吴福祥(2001)在谈及方言语法史研究时指出,某个语言单位在共时平面内的不同用法往往能体现它历时演变的过程,而不同用法之间的差异则反映了它在演变过程中的阶段性。我们通过共时平面中“X 得很”的用法,也能看出其在邵阳方言中的演变。本文尝试在详细描述邵阳方言中“X 得很”的用法以后,构拟“得很”在该方言中的演变历程。

一 “X 得很”在邵阳方言共时平面的用法

1.1 “X 得很₁”: 表示程度高

这是“X 得很”在大多数方言中都很常见的用法。邵阳方言中,“得很”能用在性质形容词、心理动词和一些情态动词^②后面,甚至一般动作动词后面也能跟“得很”。从语义上说,其中的“得很”强调前面形容词、动词的性状程度之高,其中的“很”可以换成“唔得了、安唔得、要死、要命、厉害、有卵谱”等表示程度高的程度补语,或在形容词、动词前加程度副词“蛮、老”等。在语音形式上,“得很”中的“很”要重读,且音长较长。

表示程度高的“X 得很”主要用于以下结构当中:

1.1.1 性质形容词+得很。例如:

- (7) 个几天热得很, 千万莫发痧哩哟? 这几天热得厉害, 可千万别中暑哦?
- (8) 坐高铁唔快得很? 两个小时就到嘎哩。坐高铁不很快的? 两个小时就到了。
- (9) 你穿起个只衣衫乖得很! 你穿上这件衣服很漂亮!
- (10) 看样子你奶虚得很, 个点点重唧都挑唔起! 看来你太不中用了, 这么一点点重都挑不起!

从以上例子来看,“得很”前的性质形容词既可以是单音节的,也可以是双音节的,既可以是褒义的,也可以是贬义的。据调查,几乎口语中常用的性质形容词都可以用于“X 得很”结构来表示程度高。

1.1.2 心理动词+(宾语)+得很。例如:

- (11) 奶奶见到孙子喜欢得很。奶奶看到孙子很喜欢。
- (12) 有你在屋里我放心得很。有你在家里我很放心。
- (13) 我想妈妈得很。我很想妈妈。
- (14) 其爱吃别个咯满虾子得很。他很爱占人家的便宜。
- (15) 我怕崽女在外面吃苦得很。我很担心儿女在外面吃苦。
- (16) 其硬怕我忘记关门, 贼偷嘎东西去嘎得很。她硬是特别害怕我忘记关门而导致小偷偷了东西。

以上例句中 11、12 是心理动词后面直接跟“得很”, 例 13-16 心理动词后面都有宾语: 有的是名词宾语, 有的是动宾短语作宾语, 有的是主谓短语作宾语, 例 16 中的宾语甚至是一个复句形式。这些例句在普通话中一般都要将“很”放在心理动词前面。

1.1.3 情态动词+得很。张明博(2009)通过调查,发现普通话中用于“得很”前的情态动词只限于“愿意”一个,而且大量语料中只有两个实际用例。邵阳方言中“情态动词+

得很”的使用范围也比较受限，但比起普通话来还是要丰富一些，主要有“愿意、载得、应该、载得值得、应该”等几个情态动词，多用于答句中。例如：

(17) (——我经常吃你咯何嘎载？我经常吃你的(东西)，怎么应该啊？) ——载得很！非常应该！

(18) (——你愿不愿意嫁把其做婆娘？你愿不愿意嫁给他做老婆？) ——愿意得很！非常愿意！

(19) 五块钱买三斤苹果载得很！五块钱买三斤苹果很值！

1.2 “X得很₂”：表示动作或事件发生的迫切性或必要性

这种用法比较特殊，就我们目前所见到的材料来看，只有彭泽润(1999: 294)曾提到在衡山方言中有与之类似的“(要)……咧很”的用法。邵阳方言中，这种用法主要用于“情态动词+宾语+得很+哩”结构中，其中的情态动词主要是表示“意愿”义的“想”、表示“应该”义的“载得”和既可表“意愿”义又可表“应该”义的“要”，结构中“哩”是必不可少的，“很”在语音上也要读得长而重。

根据句中情态动词的不同，在表义上又可分为两小类：

1.2.1 当情态动词是表示“意愿”的“想、要”时，整个结构表示“非常迫切地希望发生某一动作或事件”，强调的是句子的主语希望发生某个动作或事件的强烈愿望。例如：

(20) 我想回去喝茶得很哩！我太想回去喝茶了！

(21) 其想带崽得很哩！她太想生儿育女了！

(22) 哥哥想去北京看我屋娘得很哩！哥哥太想去北京看我妈了！

例 20 中的“X 得很”强调“我”非常迫切地想要回家喝茶，例 21、22 也分别表达了句子的主语“其”想要生儿育女和“哥哥”想见妈妈的强烈愿望。

1.2.2 当情态动词是表示“应该”的“要、载得”时，整个结构表示“早就应该发生某个动作或事件”，强调的是说话人对某个动作或事件早就应该发生的主观态度。例如：

(23) 个滴衣衫马糊死哩，要洗得很哩！这些衣服脏死了，早该洗了！

(24) 你个只牙刷刷嘎一年哩，也载得换得很哩！你这支牙刷刷了一年了，早该换了！

(25) 你三年冇回去哩，载得回去看下娘和爷得很哩。你三年没回家了，早该回去看看爹娘了！

例 23、24 分别表达了说话人对衣服早就该洗了、牙刷早就该换了的主观态度。例 25 表达了说话人主观上认为“你”早就有回去看爹娘的必要了。

这两小类用法既相关联，又存在一定的差异：

A. 前者受表“意愿”的情态动词“想/要”本义的限制，句子的主语必须是人等可以思想的生命体，而后者的主语既可以是生命体，也可以是无生命体。如例 20-22 的主语“我”、“其”、“哥哥”等都具有[+生命]的语义特征，而例 23、24 中“衣衫”、“牙刷”都是无生命体。

B. 前者的主语是句子主语或语法主语；而后者的主语是言者主语^③，除了语法主语以外，还隐含一个高层次的说话人主语。如例 20、21 中的主语是就是句中的“我”、“其”，而例 24 中除了“牙刷”这个句子主语以外，还存在一个说话人主语，这里是说话人“我”认定“牙刷载得换得很哩”的。

在“情态动词+宾语+得很+哩”结构中，由于情态动词“想、要、载得”等存在一定的程度差异，使得整个结构还包含有一定的程度意义，但是，该结构更多的体现为某种“情态”

意义。这里我们引入“情态”的概念来进行分析。

Lyons (1977: 452) 认为, 情态作为一个语法范畴, 其核心的语法意义是表示说话人对句子所表达的命题或命题所描写的情景的观点或态度。Palmer (1986:16) 认为, 情态是说话人的主观态度和观点在语法上的表现。一般把情态区分为动力情态、道义情态和认识情态三大类: 动力情态指人或事物使句子表达的事件成真的致能条件, 涉及能力、意愿、勇气等, 通常用情态动词“想、要、愿意”等来表示; 道义情态指说话人对事件成真的可能性与必然性的观点或态度, 涉及许可和必要等, 通常由情态动词“得(děi)、应该、必须”等来表示; 认识情态指的是说话人对命题为真的可能性或必然性的看法或态度, 通常由情态动词“可能、会”等来表示。(彭利贞 2007)

例 20-25 中都包含有“想、要、载得”等情态动词。在邵阳方言中, “想”是表示“意愿”的动力情态动词, “载得”是表示“应该”的道义情态动词, “要”则既可表动力情态, 又可表道义情态。“得很”在句中的作用是配合其前面的情态动词表示动力情态或道义情态意义, 以表达动作和事件发生的迫切性与必要性: 在例 20-22 中, “得很”配合“想”表示动力情态意义“非常迫切地想要发生某个动作或事件”; 在例 23-25 中, “得很”配合“要、载得”表示道义情态意义“早就应该发生某个动作或事件”。

1.3 “X得很”: 表示动作或事件发生的可能性

这是邵阳方言中很有特色的一种用法, 在普通话和其它汉语方言中很少见到。一般用于劝阻、建议或为自己不能做某事而做出辩解等言语行为中。与前面几种用法不一样的是, 这里的“得很”要读得轻一些, 短一些, 其作用已接近一个语气词。“得很”前一般是表示不如意性质的形容词、心理动词或动作动词, 情态动词不能与之共现。

表示动作或事件发生的可能性的“X 得很”主要用于以下结构中:

1.3.1 性质形容词+得很。例如:

(26) 我喝唔得酒, 一喝酒就脸红得很。我不能喝酒, 一喝酒就会脸红。

(27) 你大世有来我屋里打牌! 刚得我脑窠痛得很! 你们不要来我家打牌! 会吵得我头疼!

(28) 穿青衣衫马糊得很。穿黑色衣服容易弄脏。

1.3.2 心理动词+(宾语)+得很。例如:

(29) 你快去告送其, 慢唧其着急得很。你快去告诉她, 待会儿她会着急的(免得她着急)。

(30) 你还是陪到我吧, 我一个人在屋里怕得很。你还是陪着我吧, 我一个人在家里会害怕。

(31) 我去跟其解释下, 唔是其怪我看其唔起得很。我去跟他解释解释, 不然他会怪我看不起他的。

其实, 以上例 26-31 中的“X 得很”如果脱离上下文语境, 都有理解为表示程度高的可能。也就是说, 有时候表示动作或事件发生的可能性的“X 得很”和表示程度高的“X 得很”是同形的。例如, “我一喝酒就脸红得很”既可以表示“我一喝酒就会脸红”, 也可以表示“我一喝酒就脸红得很厉害”。怎么区分它们呢? 主要有三条: 一是看上下文语境, 一般地, 出现在劝阻、建议或辩解等言语行为中的多表示可能性; 二是看轻重读模式, 表示程度高的要读得又重又长, 而表示可能性的则要弱读; 三是看其中的“很”能否换成“唔得了、安唔得、要死、要命、厉害、冇卵谱”等表示程度高的程度补语, 能换的即表示程度高。

1.3.3 动作动词短语+得很。例如:

(32) 你有回去哩, 路上唔看见, 慢唧溜倒绊倒得很。你别回去了, 路上看不见, 待会儿会滑倒的!

(33) 你去帮你妹妹挑一肩吧, 唔是榨倒其得很! 你去帮你妹妹挑一程吧, 不然(担子)会压坏她!

(34) 我要去做作业去了, 唔是妈妈回来骂我得很。我要去做作业了, 不然妈妈回来会骂我的。

(35) 慢啲你爸爸打你得很, 你快有去生孽哩。待会儿你爸爸会打你的, 你快别去惹事儿了。

(36) 有去逗狗崽崽, 狗婆咬人得很! 别去逗小狗玩, 母狗会咬人的!

以上各例中的“得很”已经不再表示程度高了, 只表示动作或事件发生的可能性, 也就不存在与表程度高的“X 得很”同形异义的问题了。因为一般地, 人们很少会将“绊”、“榨”、“骂”、“打”、“咬”等动作动词与程度意义联系起来。

表示“可能”属于认识情态的范畴, “X 得很”在这里获得了认识情态意义。这时“X 得很”中的“X”大多是表示不如意意义的谓词性成分, 对于不如意的动作或事件, 人们一般会担心它的发生。因此, 我们可以说, 其中的“得很₃”表示的是一种“担心-认识情态”意义。

二 “得很”的来源及其演变

吴福祥(2001)指出, 探求方言虚词的来源可以有历时溯源法和共时推勘法两种方法, 历时溯源法是通过历史文献的考察来溯源, 共时推勘是通过共时资料的分析、推勘, 构拟其来源。我们也可以用这两种方法来探求邵阳方言“得很”的来源。

2.1 “得很₁”的来源及其在普通话与邵阳话中的不同演变

对于普通话中表示程度高的“得很”的来源, 聂志平(2005)认为, “很”在“得”后的语义和用法可能来自“狠”的引申义, 在明清时期, “很”可以写作“狠”。现代汉语中的“很”和邵阳方言中的“得很₁”还一直保留着“狠”的“厉害”义, 如“热得很”即“热得厉害”、“哭得很”即“哭得厉害”。因此, 邵阳方言的“得很”也应该来源于此。从历史语料来看, “得很”连用的时间应该早于16世纪中晚期, 例如16世纪晚期的《西游记》中有如下用例:

(37) 行者笑道: “这家子远得很哩! 相去有五七千里之路。”

(38) 你这汉子好不明理, 常言道, 不冷不热, 五谷不结。他这等热得很, 你这糕粉, 自何而来?

邵阳方言中的“得很₁”与普通话的“得很”有着共同的来源, 但从其后来的发展来看, “得很”在普通话和邵阳方言中有了不同的演变: 聂志平(2005)通过语料考察认为, 自18世纪中叶以后, 由于受到“很X”的排挤, 普通话中的“X 得很”日渐衰亡, 目前只能看作一种语法现象的残迹, “它的生命已近枯竭, 最终将由于‘很’作状语功能的同形作用, 以及在‘得’后为口语化的‘厉害’排挤而消失”; 而在邵阳方言中, “得很”的用法却得到拓展, 虽然该方言中也有“蛮X”、“唔得了”、“安唔得”、“要死”、“要命”、“厉害”、“有卵谱”等竞争者与之共存, 但“得很”的使用占了压倒性优势。这种宽松的“竞争环境”使得“得很”在邵阳方言中进一步发展出“得很₂”、“得很₃”等较之普通话虚化程度更高的用法来。

2.2 邵阳方言中“得很”的进一步演变

由于在邵阳方言中没有“得很₁”之后的文献语料可鉴, 我们只好运用共时推勘法来探求其后的演变过程。根据吴福祥(2001), 共时推勘法的操作过程为: 假如某个方言里的X有Xa、Xb、Xc三种用法, 首先根据语义相关度来确定这三种用法之间是否同源, 然后根据语

法化程度和语法化的单向性原则，来构拟三种用法之间的演变顺序究竟是Xc源于Xb，Xb源于Xa，还是Xc、Xb都来源于Xa。

我们要判定邵阳话这几个“得很”的语义相关性和语法化程度并不困难。因为“得很₁”表示典型的程度高的意义，而主要用于“想、要、载得”后的“得很₂”，其“想、要、载得”的程度高，就是“非常迫切地想要发生某个动作或事件”或“早就应该发生某个动作或事件”，这很自然，迫切性、必要性与程度高是一脉相承的；而表示可能的“得很₃”紧承“得很₂”也不突然^①，这样，三者的语义相关性就好说了。而另一方面，它们的语义是一步步虚化的，它们的语音形式存在由强到弱的变化，也说明它们的语法化程度是由实到虚的。这样看来，“得很”在邵阳方言中的演变顺序应该是“得很₁ > 得很₂ > 得很₃”。

2.2.1 从“得很₁”到“得很₂”

“得很₂”与“得很₁”的语义相关性我们上面已经提到。句法上，我们认为，“得很₁”用于“情态动词+得很₁”（记为A结构）中为“情态动词+宾语+得很₂+哩”（记为B结构）的形成提供了句法条件。这其中又有类推的机制在起作用：如上文所描写的，在A结构中是不能插入别的成分的，而在“心理动词+（宾语）+得很₁”（记为C结构）中，其中的宾语部分却可以大量插入其它成分，因此，在“得很₂”的形成过程中，人们将C结构中大量插入其它成分的可能性类推到A结构中，从而就形成了B结构“情态动词+宾语+得很₂+哩”。所以，我们可以说“得很₂”是在“得很”用于“情态动词+得很₁”结构的句法条件下，由于类推的作用而形成的。

2.2.2 从“得很₂”到“得很₃”

从“得很₂”到“得很₃”是通过“语用推理”来实现的。吴福祥（2005a：293）指出，语用推理是语法化的一个重要机制，指的是话语交际中言谈事件的参与者根据特定的语用原则由一个语句的字面意义推导出会话含义的过程。“得很₂”在获得了分别表示“意愿”和“应该”的情态意义以后，根据语用推理，当人们“非常急切地想要发生某个动作或事件”或者意识到“早就应该发生某个动作或事件”时，就会想方设法促成这个动作或事件的发生，这样，这个动作或事件就“很有可能”会发生。于是，从“得很₂”就产生了表示“可能性”的“得很₃”来。表示“可能”属于认识情态的范畴，“得很₃”在这里获得了认识情态意义。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伴随着“得很”的进一步虚化，它的程度意义逐步减弱，语音形式也逐步弱化，它所在的“X得很”结构也由原来的“X|得|很”重新分析为“X|得很”。这时“得很”也由跨层结构发生词汇化^②，最终变成一个标记担心-认识情态的语气词。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得很”在邵阳方言中的演变过程是：

得很₁（程度）→得很₂（动力情态、道义情态）→得很₃（认识情态）
跨层结构 （词汇化） → 语气词

吴福祥（2005b）指出，“动力情态>道义情态>认识情态”是人类语言中情态词演变的一种常见语法化模式。邵阳方言里“得很”在演变中获得了情态意义，其演变过程虽然不完全与上述语法化模式相吻合（暂时我们没有足够的理由说明“得很₂”内部在表示迫切性与必要性上存在演变关系），但也基本符合情态词演变的总体趋势，说明我们对“得很”在邵阳方言里的演变过程的构拟，得到了跨语言的语言演变共性规律的支持。

三 余 论

本文通过对邵阳方言中“得很”用法的分析,构拟出“得很”在该方言中的演变历程。从现有方言材料所显示的“得很”在汉语方言中的分布和使用情况来看,邵阳方言中的“得很”用法多样,语法化程度更高,有其特殊性。

根据我们的初步调查,在属于湘方言的邵阳市洞口县、衡阳市区、衡阳县等地也有类似于本文“得很₂”的用法;“得很₂”和“得很₃”两种用法兼而有之的方言点比较少,主要分布于邵阳市所辖的邵阳县、新宁县、邵东县等地。与邵阳地区紧邻的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资源县的部分乡镇(如梅溪乡、两水乡等),也有本文所描写的“得很”的各种用法,但桂林市区话却只有表示程度高一种用法。根据龚娜、罗昕如(2010),由于历史、地理、移民等因素,广西资源话与南部湘语关系密切,具有南部湘语的一些特征。我们推测,资源话“得很”的类似于邵阳话“得很₂”和“得很₃”,可能也是与南部湘语接触的结果。

刘丹青(2009)指出,语法是动态的、可变的,是异质并存的,我们要充分认识到语法单位由实到虚的常规性和多阶段异质并存的常见性。尽管不少方言工作者已经注意到“得很”用法的差异性在汉语方言语法研究中的价值,但更多的还是停留在确认某个方言区或方言点有没有“得很”用法(主要是其程度用法)的层面上,揭示其多阶段异质并存和由实到虚的演变过程的更深层次的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附 注:

①本文的邵阳方言主要指的是邵阳县下花桥、五峰铺一带的方言。

②情态动词有人称为“助动词”、“能愿动词”,许和平(1999: 538)认为,用“情态动词”更能反映汉语情态动词的句法语义特点,并给出了几条理由,可以参看。

③关于“句子主语”和“言者主语”的概念,请参看沈家煊(2001)。

④下面我们会谈到“语用推理”在其中的作用。

⑤目前学术界对于“词汇化”有不同的理解,这里按照大多数学者的意见,指的是一个非词的语言成分逐渐凝固或变得紧凑而成为固定的词汇单位的过程,具体可参见董秀芳(2002)、江蓝生(2004)。

参考文献

- [1] 曹志耘主编 2008《汉语方言地图集》,北京:商务印书馆。
- [2] 董秀芳 2002《词汇化:汉语双音词的衍生和发展》,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
- [3] 龚娜、罗昕如 2010《湘语在广西境内的接触与演变个案研究——以广西资源话为例》,《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2期。
- [4] 江蓝生 2004《跨层非短语结构“的话”的词汇化》,《中国语文》第5期。
- [5] 李荣主编 2002《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综合本)》,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 [6] 刘丹青 2009《语法化理论与汉语方言语法研究》,《方言》第2期。
- [7] 聂志平 2005《关于“X得很”中“很”的性质》,《中国语文》第1期。
- [8] 彭利贞 2007《论情态与情状的互动关系》,《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5期。

- [9] 彭泽润 1999《衡山方言研究》，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 [10] 沈家煊 2001《语言的“主观性”和“主观化”》，《外语与外语教学》第4期。
- [11] 王国栓、宁彦红 2002《试探副词“很”和语法格式“A得很”的来源》，《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第1期。
- [12] 吴福祥 2001《南方方言几个状态补语标记的来源》，《方言》第4期。
- [13] 吴福祥 2005a《语法化演变的共相与殊相》，《语法化与语法研究》（二），北京：商务印书馆。
- [14] 吴福祥 2005b《汉语历史语法研究的目标》，《古汉语研究》第2期。
- [15] 许和平 1991《汉语情态动词语义和句法初探》，《第三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选》，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 [16] 张明博 2009《“很+X”和“X+得很”格式比较研究》，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17] Lyons, J. 1977 *Semantics* (V.2), London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8] Palmer, F.R. 1986 *Mood and Modality*(1st ed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he Special Usages of *X dehen* (X 得很) in Shaoyang Dialect and the Evolution of *dehen* (得很)

JIANG Xiezhong, LUO Xinru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Hunan Changsha , 410081)

Abstract: The structure *X dehen* (得很) in Shaoyang dialect has many kinds of usage. Except expressing high degree, it can express the urgency, necessity or probability of an action or an event. In Shaoyang dialect, *dehen* (得很) lexicalizes from a cross-layer structure to a modal word, and in the course of its evolution, it gets the modal function. Its' evolution route accords with the grammaticalization patterns of 'Dynamic Modal > deontic modality > epistemic modality' by and large, which is a common grammaticalization patterns of human languages.

Keywords: *dehen* (得很); Shaoyang dialect; modality; lexicalization; grammaticalization